

后散文文丛

感动着我的世界

“后散文丛书”所关注的正是这样一些散文——遮蔽在媒体散文后面的散文。它们的作者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和艺术追求，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坚持这样的追求。他们的写作并不迎合媒体的需求，甚至不照顾读者的传统阅读习惯。他们能够做到的，是保持写作的尊严。他们相信，即使

是商品社会，散文的作者和读者之间，也不应单纯是制造商与消费者的

关系。他们将读者视为心灵上的朋友，也把自己看做自己的朋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不需要包装与叫卖的。

梦也一著

感动着我的世界

着

我

的

世

界

感

动

着

我

的

世

界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 HUA WEN YI CHU Ban SHE
CULTURE AND
HOUSE

「后散文丛书」所关注的正是这样一些散文——遗落在媒体散文后面的散文。它们的作者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和艺术追求，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坚持这样的追求。他们的写作并不迎合媒体的需求，甚至不照顾读者的传统阅读习惯。他们能够做到的是保持写作的尊严。他们相信，即便是商品社会，散文的作者和读者之间，也不应单纯是制造商与消费者的关系。他们将读者视为心灵上的朋友，也把读者看做自己的朋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不需要包装与叫卖的。



郑州大学 *04010228300K*

I267.1
M638

- 4

感动着我的世界

后散文文丛



I267.1
M638

QAM13/62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感动着我的世界 / 梦也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后散文丛书)

ISBN 7-5306-3906-4

I . 感... II . 梦...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
代 IV . J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51777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字数 233千字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5000册 定价: 20.00元

总 序

近些年，说到散文的现状，往往用一个“热”字来概括。关于散文热的话题，已经做了不少文章。纵观现代文学史，几度出现的散文热，都和当时的社会变革、思想风尚密切相关，并不仅仅是散文自身演进的结果。笔者在1999年为一部散文选所写的导论中指出：“经过70年代末思想解放、90年代初经济转轨的两度冲击，单一的经济、文化体制已经被打破，旧的尚未退去，新的已经生长，社会生活舞台上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热闹景象。商品分割市场的行为，本质上是在分割消费者。不同的需求，不同的价值观念，形成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群体都在寻求文化上的代言人。兼容性强、接受面广的散文就成了最直截简便的载体。”和以往出现的散文热不同的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媒体的介入和推动，使90年

代的散文热具有浓烈的商品气息。这既导致了散文得以打破多年形成的单一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又使散文摆脱不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法则,形成新的重复和单调。正像一切热闹的潮流都具有遮蔽性一样,被媒体炒热的散文,也极大地遮蔽了其他状态下的散文写作。

“后散文丛书”所关注的正是这样一些散文——遮蔽在媒体散文后面的散文。它们的作者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和艺术追求,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坚持这样的追求。他们的写作并不迎合媒体的需求,甚至不照顾读者的传统阅读习惯。他们能够做到的,是保持写作的尊严。他们相信,即便是商品社会,散文的作者和读者之间,也不应单纯是制造商与消费者的关系。他们将读者视为心灵上的朋友,也把自己看作自己的朋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不需要包装与叫卖的。他们的文字,原本存在于私我与友朋之间,只是偶然的机会,才进入公众的视野。透过他们惯常使用的词语——细草、夜晚、池塘、黄昏等等——多少能够感觉到他们潜在的生存状态与写作状态。正是这种潜在的状态,注定了他们被遮蔽的命运,也使他们的文字,在这众声喧哗的世界,保有一股难得的清寂之气。

关于散文的话题,常常谈到散文写作的自由随意。自由和随意几乎是每个写作者都在追求的境界。而自由和随意是需要前提的。这其中除了宏观环境的因素,个人的写作状态也至关重要。后散文的写作者能以平常心面对写作,不受声名所累,免于限时索字式的约稿纠缠,当写则写,不当写时拒绝写作。这样的状态使他们得以从容地思考和写作,也就有了创新的可能。他们大多具有多年的诗歌写作背景,经历过中国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加之对于散文传统习见的相对疏离,一旦进入散文写作领域,他们的姿态是新鲜

的，富有朝气的。他们并非没有自己的散文理念，有的还概括出“散文四度”的创见。只是他们并不十分关注散文是什么，而更关注心灵是什么，语言是什么，怎样让语言逼近心灵，倾听到心灵的声音。他们并不认为语言之道是雕虫小技，反而为语言的魅力所迷恋，以努力探究其中的奥妙为乐趣。在他们的写作中，语言并不只是承载既定的、成熟的思想观念的工具，而是和思想生长、延伸以至困惑、苦恼在一起的伴侣。看到，想到，写到，是一起完成的过程。凡此种种，标示着这些散文有着传统散文所陌生的裂痕，具有鲜明的现代感。

其实，所谓后散文的“后”字是多义的，开放的，任何概括都有画地为牢之嫌，而这些作者的写作方式是个人化的，并没有多少共通的规则和特征。沉河的睿智沉郁，雷平阳的粗犷神秘，黑陶的精致细腻，蒋浩的冷峻悲悯，汗漫的俗中见雅，陈洪金的绵密多情，都是通过各自的写作方式达到的，读者很快就可以领略到。还应该指出，诗歌写作经验对于散文来说，是一柄双刃剑，过分地追求语言的诗化和诗意的铺排，往往伤害散文的直接性和现代感，钝化思想的锋锐。由诗歌进入散文的写作者，在这套丛书中会收到正反两面的教益。

笔者始终认为，散文的世界广阔多样，我们所见实在有限。不同的散文本来为不同的读者而存在，自然应该有不同的传播方式。现在这些被冠以“后散文”名分的六部文集即将付梓，它们将结束原来的状态，以图书的形式彰显出来，进入市场流通。面对公众读者的选择，它们将有怎样的命运？虽然说“当地下河水冲出地面的时候，大地的风景已经因此而改观”，那河水可还能把握自己的流变？

无论怎样，“后散文丛书”的出版至少证实了这样一种

判断：优秀的散文作品不只热在报刊上，闹在评奖中，它们还以各种方式存在于民间。散文是无需悲观的。继续发现它们，举荐给读者，是我们出版工作者的使命。

谢大光

2002年岁末

1 我与世界之间

纯粹的世界给予我的	••• 003
记忆中的家园	••• 020
生命中的小事情	••• 028
最初的世界	••• 052
废园	••• 056
八月的忧郁	••• 072
大自然的灵光	••• 077
感动着我的世界	••• 084
风中消失的云片	••• 097

2 都是因为爱

平原上空的月亮	••• 107
深处的花	••• 120
静静的落叶	••• 134
都是因为爱	••• 140
我所仰慕的另一种生命	••• 155
义犬之死	••• 165
蜜蜂的欢乐	••• 179

3 感遇

- | | |
|--------|---------|
| 忧郁的单色调 | ••• 195 |
| 另一种疼 | ••• 238 |
| 在寂静中 | ••• 242 |
| 边界 | ••• 263 |
| 存在的异象 | ••• 294 |
| 悄悄睁着眼睛 | ••• 303 |
| 冬殇 | ••• 317 |

1

我与世界之间

WO YU SHI JIE ZHI JIAN

► 纯粹的世界给予我的

有那么一天，我忽然意识到，我四十岁了。从这一刻开始，消失的年轮在我的身上显出清晰的轮廓。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已经度过了一段不算短暂的时光。伤感的同时免不了有一丝淡淡的落寞。静观自我，生命在一瞬间变得真实，于是我亲切地打量起我自己来。使我深感疑惑的是，这个被称之为梦也的人，竟使我感到陌生。是什么把“他”变成了这般模样？那必然是—连串被称之为偶然的事件，还有许多注定要出现在我生活中的人。

我，就是变化着的事物的总和，是不断发生着的一切关系的总和。

四十岁是一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分界岭。一过四十岁，强烈的生存意识已逐渐变得淡弱，代之而来的是死亡意识的逐渐觉醒。是的“死亡”是一种意识。实际上“生”也是一种意识。只是“生”因为我们还活着，而成了一种既定的事实，被我们忽略掉了。相对于生，死的意识却不能一下子被忽略。一旦死在你的心中觉醒，那便是一种难以驱逐的感觉。

预感到死亡既是一种觉醒，也是一种安然的快慰。犹如一只莽撞的蜜蜂突然飞临一片花的海洋……蜜蜂不会在惯有的飞翔中丧失，但可能在花的海洋中消陨。如果说生是一种单纯的快乐，那么死就是由生的

感

感动着我的世界

动

着

我
的

世

界

快乐衍生而出的那么一种宽泛的爱意。

生是最初的给予，死是最后的接纳。

这一切都来自于一双手的巧妙安排，只是我们看不见这双手。

——一条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条舒缓的河流，悄悄流淌，永不止息。

它象征着什么？

活过了四十岁，我的生命节奏忽然放慢了。我听到了流水的声音，就是心房中流动的那条河。像一件陌生的东西，这条河在一瞬间凸现出它的意义。在水的流动声中，展现在我面前的世界变得更为开阔更为明朗，当然，这样的世界不仅是实实在在的这个世界也是不可预知的另一个世界。

我庆幸我还活在人世，我不知道这是偶然中的必然还是必然中的偶然，总之我为还活在人世而感恩。倘若还没有人把你从这个世界悄悄拿走，这就值得感恩。

于是我想到了过去，这个“过去”可一直追溯到我作为一个人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个遥远的过去。

出生之前我梦到了天空。

假若你能理解我说的，我就是梦到了天空，在我出生之前。

那个天空比我们时常看到的这个天空更为洁净。那是透明的蓝色上面的洁净的白色。那是徐徐动荡着

的一望无际的蓝色上面的白色的梦。

白色和蓝色这是最初的颜色。

忧郁的单色调。

我时常这样想：出生之前我是什么？某种虚幻物？不。我更希望是风、涌动的潮汐或是一束光，微弱的橘黄色的光在黑暗中运行。这不是我们通常看见的黑暗，犹如你在光明中看不见光明。可是光在跳跃，光的精灵在一小块黑暗中跳跃。

这些隐秘的部分构成了世界的另一面，不断变化着的世界的另一面。我从不认为我通过一双“看不见的手”而创造，而是通过一种欢乐，一种痛楚。这痛楚中包含着“生”的全部意义。相对于痛楚，我更愿意通过欢乐而来，带着另一个世界的光驱走身边的黑暗。

生意意味着什么？说明你看到的仅是“这一个”，他啼哭时的模样、他的微笑都与你一模一样。他就是我。

我来到阳光和空气中，这些与你都一样，甚至类似于一只鸟，一只小山羊所拥有的。

然而我看到的这一切都不是我出生之前的世界。比如天空，比如海洋，还有植物覆盖的大地。它们在我出生之前是另一个样子。我不止一次梦见过它们：一切都战栗着像你的叹息那么轻，是你忧郁的眼球后面的颜色，或是一束光在坠落的露珠里破碎，又在破碎的露珠里悄悄复原。

母亲经常谈起我出生时的情景。母亲说，山子，你

的前身是一只羊，你知道不？是一只洁白的小羊羔。红嘴唇，两只蓝眼圈……我有些吃惊。母亲一动不动地看着我说，那天，我做了一个梦：看见有一只小羊羔从门里走了进来，怯怯的，四下张望。看见了我，然后“嘣”一声跳上炕来，卧倒在我的怀里。听见它叫了一声……我心疼得不得了。当我猛地惊醒时，肚子一下子疼了起来。

母亲坚信我就是一只洁白的小羊羔投胎而来。当她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讲起那个梦的时候，从不问我：你相信不相信？那么母亲既然相信那个梦，就必定是相信我从一只羊而来了。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到底没有发现我身上哪些地方与一只羊有相同的地方。这或许只能归结到宿命的范畴，只能由我的一生来验证。

一只羊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或者说我的命运中暗含了一只羊的命运。这如果是界定，那么我就超不出这个界定。

面对暴力像一只羊那么温顺。

轻轻地把这只温顺的羊放在祭坛上。

记得我小时候就在家里养着一只羊。起先它是一只洁白的小羊羔，在我的爱护下，它一天天地长大了。我每天下午放学时，都要到河湾为这只羊挑草。这是我乐意干的，从不需大人吩咐。到了秋天，我会早早地为这只羊储备干草。在山坡上，我把大垛的绵蓬铲下来，捆成大大的个子，背回家，码在羊圈的墙基上，让

风把这些绵蓬一天天地吹干。除此而外，我还在夜里刮过大风的那些早上，背着大背篓，拖着扫帚到树林里去扫落叶。为了怕风吹走，我把背回的落叶倒在我家的一眼通风的箍窑里。在寒冷的冬天，我经常会端上半簸箕树叶倒在羊的面前。我一直盯着这只羊把这一堆干透的落叶舔吃干净。它吃得专注而热忱，像是在完成某种庄重的仪式。晚上，我梦见这只吃过树叶的羊长上了翅膀在向天空徐徐飞升。当我惊醒时，却听到了几声清脆的铃铛声。这是系在羊脖子上的那只铜铃铛在轻轻摇晃。我趴在窗户上一看一地月光像锡铂镀亮了地面。

那只羊站在月光下竟变成了蓝色，我有些吃惊。

没有用上多少时间，这只羊就长大了，变成了一只肥硕的大羯羊。然后被人宰了。是我缩短了这只羊的自然寿命，仅仅是因为特殊的爱护。我一直记得这只羊在大限临近的那些日子里，时常号叫，有时变得烦躁不安。它的声音没有唤回什么，甚至它的烦躁也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羊在被人按倒的那一瞬，浑身的皮毛过电一般急速地抖动起来。

母亲看见我站在一边发呆说，山子快进屋去！

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之所以写到了这只羊，是因为我亲历了它从生长到死亡的全过程。

后来在目睹了诸多形形色色的死亡之后，我想死

亡也不过如此。有时，一个生命的消失不过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哪怕它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再后来，我便意识到死亡不仅仅如此简单，它的内容远不是我所看到的这些。

生命的消亡，对拥有生命的个体来说永远是一件难以估量的大事，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件事能比一个生命的消亡更重要。对某一个生命体而言，生命之所以说是珍贵的，不在于它是唯一的，而是说它是不可复制的。既然生命赋予了死亡如此庄严的形式，它也是不可复制与不可替代的。当一个生命被拿走的同时，这个世界必然会留下一块空白，这个空白是无法填补的。

有一年我流浪在若尔盖，在某一面山坡上的一大群羊中认出了我饲养过的那只羊：蓝眼圈，红嘴唇，毛色洁白如雪。在我失声喊叫的那一刻，它停了下来，静静地打量着我。那绝对是一双人的眼睛，充满着疑虑、惊喜以及代之而来的温情。当我慢慢向它靠近的时候，它突然惊醒过来，转过身跑进了羊群。

它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只羊。

羊群后面跟着一位年迈的藏族牧人，他发现了我异样的神态，便向我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他或许理解了我，可是我没再追赶。

消失的东西可以复活，如果我们中间确实存在缘分，那么在某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肯定会再一次相